

# 有悍妇善妒



江湖奇谭录：神怪、诡异、民间不传之事

[查看详情 >](#)

老孙给我讲完小脚山的故事时，已经天黑了，我一时听的兴起，只顾着同情那些女子，忘了看时间，我连忙告辞说要回家吃饭，结果老孙一把把我拉住了，说别急，既然赶到了饭点，那就一起吃。然后老孙带着我去了老孙家小区东门附近的一个小餐馆，餐馆老板是个中年男子，见了老孙咧嘴一笑：「还和原来一样？」

老孙摆手，说：「哎，另外加俩肉菜，我头回和这小兄弟一起吃饭，可不能让人笑话了。」老板哈哈大笑，应了一声就去炒菜了。过了一会，菜上来了后我才明白老孙为啥要加两盘肉菜，另外三盘都是芹菜，一盘凉拌芹菜叶，一盘香干炒芹菜杆，还一盘芹菜水饺，怪不得我上次给老孙带芹菜的时候，老孙那么高兴。

我说：「我见过喜欢吃芹菜的，可真头一回见这么喜欢吃芹菜的」，老孙摆摆手说：「哎，酸甜苦辣咸，喜欢吃啥的都有，我就喜欢吃这芹菜，怎么吃都好吃，你吃不惯的话就多吃肉菜」，我把几个菜都尝了尝，别说，都还挺好吃，我正吃的高兴，老孙说：「趁着现在有空，我再给你讲个故事」，我说好，然后老孙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媳妇的故事。

1

孟石，江苏常州人，是当地有名的孝廉，三十多岁但一直没有孩子。他老婆张氏不但相貌丑陋而且极其善妒，孟石非常惧怕她，因此不敢娶妾。孟石的老师马学士看他这么可怜，就送给他了一位歌女做妾。张氏大怒，认为马学士这是在故意的干涉自己的家事，那自己也要设计干涉他家的家务。

刚好马学士的妻子过世，张氏打听到邻村有个齐姓人家的女子世代代都以凶悍著称，同村的男人无人敢娶，于是拿出重金贿赂媒婆，让媒婆将此家女子说与马

▲ 赞同 5

目录

评论

分享

七日后，马学士大婚。

结婚的当天，在齐氏的嫁妆里有一根五色棒，五色棒上刻着字：「三世传家打夫棒」，太阳一照，五彩斑斓，但马学士丝毫不在意，依然按照各种规矩举行婚礼。婚礼结束后，马学士家的妾们一齐拜见齐氏。齐氏问道：「你们都是何人呐？」众妾回道：「妾」。齐氏一拍桌子，桌上的蜡烛一晃，大声喝道：「放肆！一个堂堂学士家里怎么能有妾呢？而且人数还这么多，这合乎礼数么？」拿起三世传家打夫棒就抽打众妾，众妾十分慌乱，一齐往外跑，结果反而堆成一团，齐氏的打夫棒劈头打下，一时间众妾的哭声喊声乱成一片。

马学士闻声赶来后，命令众妾夺下齐氏的打夫棒，一起打回去。马氏寡不敌众，被打的连声叫喊，马学士并不理会，只在一旁看着。马氏寻着空子，连忙逃到自己的房间里，一边哭一边痛骂众妾。众妾在门外敲锣打鼓，喜气洋洋，马氏的哭骂声被锣鼓声遮盖的结结实实，外人一点都听不到。

马氏气血上涌，擦干泪，停了骂，说自己要自尽，话刚说完，有侍女敲门，送来一把菜刀和一条绳子，说：「老爷早就知道夫人有这打算，已经提前备好了东西，这刀是城里最好的铁匠打的，这绳子是城里最好的绳匠编的，如果夫人还有其他的要求尽管吩咐奴婢，马府虽不大，但这种东西应有尽有。」马氏见此又破口大骂。

这时候众妾在门外开始敲打木鱼，朗诵往生咒，祝愿夫人能够早日飞升仙界，木鱼声诵经声嬉笑声混为一体，夫人说的话好像没有人听到一样。

齐氏纵即使是女中豪杰，经过这种种对待，心气已经低了三成，也没有了计策可施，于是转怒为喜，吩咐婢女将马学士请来。

马学士进屋后，齐氏已经重新画好妆容，对学士正色道：「夫君是真丈夫，小女子服了，小女子所做的种种事情，都是由我奶奶的奶奶传下来的，专门用来恐吓这世间虚伪平庸的男子，而不适合用来对付夫君这样的人。我从今日起必将好好侍奉夫君，还请夫君也能够以礼相待。」

▲ 赞同 5



目录

评论

分享

管，一个月后，马学士家风庄严和谐，里里外外没有一句闲话，为众邻居所称赞。

张氏在马学士成亲的当天就派小厮去打听消息，小厮回来后说齐氏见了众妾，张氏问：「有没有使出打夫棒抽打众妾立威？」「打了，众妾人手太多，被反打了」，「那怎么不大骂大哭？」，「也骂也哭了，众妾敲锣打鼓，哭骂声一点都听不到」，「那为何不寻死？」「马学士早就派人备好了菜刀和麻绳，众妾在门外敲打木鱼，吟诵往生经为她送行呢」，「那齐氏最终如何？」，「向马学士服礼投降了」。

张氏大怒，一脚把小厮踢开：「他奶奶的，天底下还有这种废物妇人，耽误了老娘正事！」

2

当初在马学士赠送歌女给孟石时，学士门下的众多门生也带着酒肉到孟石家里向他贺喜。席上有一位酒鬼，平生极好喝酒，而且一喝就醉。

众人正酒酣兴浓，张氏躲在屏风后面，辱骂众门生，客人都隐忍，当做没有听到，酒鬼径直走到屏风跟前，一脚把屏风踹倒，左手一把薅住张氏的头发，右手冲着张氏脸上就是一巴掌，说：「你尊重孟兄，你就是我的嫂子，倘若你不尊重孟兄，那你就是我的仇人！孟兄膝下无子，老师赠送他一位歌女，是为了你家三代人着想！我今天是为了孟家三代人教训你，你这贱妇要敢再多说一句话，洒家这就把你打死在拳下！」

张氏不敢说话，众门生向前劝解，张氏才得以解脱，但身上的衣服都被拉扯坏，几乎要露出肉体，狼狈不堪。张氏素来被称作母夜叉，这次自己的威风大大受损，因为更加怨恨马学士，于是想方设法虐待他所送给孟石的歌女撒气。歌女暗地里已经得到马学士的教导，每次张氏对她打骂时都一味顺从，虽然进了孟家家门，却从来没敢和孟石说过一句话，所以张氏虽然时常对她拳脚相加，但是从未想过将其迫害至死。

▲ 赞同 5



▶ 目录

Q 评论

📺 分享

张氏本来一直担心他在家里会惦记那位歌女，现在有机会让孟石离开家，自然是大喜过望，欣然同意。

就在孟石马上就要上船的时候，马学士派人将他接到了自己家中，让他在自家后院里读书学习，暗地里派媒婆找张氏，说：「趁着孟石出门在外，夫人还不趁机卖了歌女？」张氏说：「这话深得我心，但既然要卖，那一定要卖到极远的地方，以绝后患」。媒婆说：「这好说，我来安排」。

没过几天，有位陕西的贩布的商人到来，相貌极丑而且胡子很多，拿出三百两银子要见歌女，待歌女出来后，连声叫好，即刻成交。

就在歌女要走的时候，张氏依然余怒未消，将歌女的衣服首饰全都逼她摘下，让她只穿着贴身的衣服离开。歌女一边哭着一边坐着竹轿离开了家门，在经过北桥的时候，大声喊道：「我愧对爹娘啊！」纵身一跃，跳入河中。

马学士早已经提前备好了小船，在桥底等候，将歌女迎至后花园，让她和孟石同住一室。张氏听人说歌女经过北桥的时候投河自尽了，大吃一惊，正在惊慌失措的时候，陕西布商一脚把房门踹开说：「我花三百两银子是要买个人，不是买个鬼，你偷着卖妾，逼得这女子自尽，事先也没有告诉我，难不成是欺负我外地人？赶快把我的三百两银子还给我！」

张氏被说的无言以对，只好把陕西人的三百两银子还给他，而后自己惊恐不已，心想倘若孟石回来后这事实是难以交代。

过了一天，有一对身穿破旧衣服，满头白发的老夫妻在张氏门口哭喊：「马学士将我家的女儿赠给你家做妾，我女儿现在何处？是否安康？我们老两口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啊！」

张氏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应，两位老人以头撞墙，摔盘砸碗，将张氏家里一切布置打破摔烂，满目狼藉。张氏赶紧去隔壁人家中跪求邻居帮忙说劝，最后给了两位老人五十两银子，两匹丝绢才将二人怒火盖住。两位老人一边咒骂一边离开了。

▲ 赞同 5

▶ 目录

Q 评论

📺 分享

张氏身子发抖，颤声问道：「敢问各位大人，是因何事要缉拿贱妇？」几位衙役并不接话，仍催促她将手链脚铐戴上。张氏从袖中掏出银子偷偷塞给带头的衙役，低声说道：「天气炎热，这是孝敬几位大人的茶钱，消消暑，消消暑」，这时衙役才告诉她：「有位歌女的父母状告自己女儿生死不明，县老爷判定与你有关，于是派我几人前来押你到衙门对证。」

张氏身子抖得更加厉害，满脸通红，两鬓和额头上已经出了汗珠，自己心里想到，倘若我丈夫在家里，那这一切事情都能够由他来抵挡，何至于让我一个妇道人家上堂出丑呢？这个时候才开始后悔自己之前的时候对待孟石的态度太差，对待歌女也过于暴虐，自己又是一个妇道人家，不能抛头露面，越想越觉得自己不对，不由得开始暗自埋怨自己。

正当张氏在后悔时，有位身穿粗布衣服，满身大汗的男子冲着张氏家门冲来，一边跑一边嘴里喊道：「不好了，孟石相公走到法蓝桥的时候暴病而亡了！」。

张氏听到后两眼一黑，一下子坐到了地上，放声大哭，嘴里呜咽说不出话来，双手拍地，不能自己。几个衙役见此情形说道：「她家里有了丧事，我们倘若现在将她带回县衙恐怕会被责备，不如等她料理完丧事我们再来」，说罢几人收拾好东西后相继离开。

张氏坐在地上哭喊到嗓子嘶哑说不出话来才停下，一边抽泣一边置办丧服奠基等杂物，托请前来报信的车夫去将丈夫的尸首运回家来，车夫说路途遥远，一来一回要三四日，恐怕尸首会在路上腐烂，使得相公容颜尽失，不如自己去后将其就地埋葬，张氏在家中祭拜，他日寻得机会再将坟迁回。张氏稍一思索，认为在理，也就应了。

没过几天，四五个衙役又来了，张氏花费重金找诉讼先生帮忙延缓刑罚，将自己的嫁妆，家里的屋子全都典当了，贿赂师爷暂且将此事按下。诉讼的事情暂缓，家里已经空空荡荡，每天的吃食捉襟见肘，张氏每天以泪洗面，痛骂自己不该当初。

之前的媒婆又劝说张氏：「夫人何必如此折磨自己呢？你和孟相公还没有孩子，

▲ 赞同 5

目录

评论

分享

后，先生说：「命重克夫，穿金戴珠。」张氏连连拜谢，说：「先生真乃神人也」。

于是，张氏第二天又将媒婆找来说：「依算命先生算来，改嫁是我命里注定的，我怎么能违背天意呢？但是结婚这事要由我自己做主，必须要让我先提前见见所嫁之人才行」。媒婆说：「这好说，我来办」。

没几天，媒婆领着一位衣着华丽的美少男拜见张氏，说：「这是王公子，不多久就要上任员外郎」，张氏见其眉清目秀，举手投足皆潇洒自然，且身上的衣物装饰贵重华丽，大喜，一口答应。

自见过王公子后，张氏满脑子里想的都是他，将自己的所有衣物早早收拾整齐，本欲守满十周丧期后再改嫁与他，可心中急迫难耐，不满七周的时候就联系媒婆成婚。

婚礼刚刚结束，从王公子的房间里冲出一位手持大棒的丑妇人，骂道：「我是正妻大奶奶，你是哪里来的贱婢，居然敢到我家做妾！我定不饶你！」说罢，冲上前，用棍棒抽打张氏。

张氏被打的浑身青肿，这时才后悔自己被媒婆给骗了，又想到当时在自己家里的那位歌女天天都是这样被自己对待，现在自己落得如此下场，恐怕是天意啊！想到这里，泣不成声。

各位亲朋好友上前劝解丑妇，说：「今天毕竟是大喜之日，就先让她与相公成婚，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」。丑妇应过后，有婢女手拿花烛将张氏领到卧室。

张氏刚揭开盖头，看到孟石坐在床上，吓得张氏脸色惨白，以为是前夫的鬼魂显现，扑倒在地上哭着说：「夫君，不是我故意辜负你，实在是迫不得已啊！」孟石笑着连连摆手，说：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虽然你嫁了两次，但嫁的还是一个人。」走到张氏跟前，将其抱住，然后告诉她从头到尾都是马学士的安排。

张氏刚听完后连连摇头，片刻后恍然大悟，又恼怒又惭愧，于是自此性情大变，

▲ 赞同 5



▶ 三  
目录

Q  
评论

📺  
分享

点击查看下一节 ∨  
杨贵妃因梦得势